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 第六回 釋冤仇一尊金佛 立心願兩粒明珠

話說賈璉領包勇三四人來饅頭庵，下牲口走進山門，正遇妙空，說道：「二爺來的正好，柳大爺剛才要去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去對柳大爺說，我來了。」妙空請二爺客堂坐下，包勇等簾外伺候。不多一會，柳緒同妙空出來問好，說道：「早間鐵檻寺老和尚著人來請吃晚飯，我知二哥要到這兒來，因此在家等候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在家收拾收拾出城，就不很早，又到寺裡耽擱一會才來。兄弟進去對太太說，我帶包勇來見。」柳緒進去不多會，來請賈璉帶著包勇等都到後院上房，見過柳太太，將包勇的話又說一遍，並將交給他盤費銀七百兩的話，也說個明白。吩咐三兒將駝包送上，說道：「這是三百兩銀，請孀母收下，置辦行裝。所有靈柩上一切應用物件，都不用太太費心，總是包勇一人去辦。」柳太太兩淚交流，領著柳緒，娘兒兩個倒身下拜，跪在地上說道：「生死得歸故土，二爺大恩淪肌浹髓，正不知作何報答！」母子兩個伏地哭拜。賈璉道：「姪兒力所能為，何足掛齒！惟願歸去後，兄弟下帷苦志，奮翼青雲，不枉此一番相聚。姪兒將來要做野鶴閒雲，脫身世外，亦未必無相見之期。」彼此拜畢，就將包勇叫進來見過太太同大爺，當面吩咐一遍。包勇當著二爺一力承擔。賈璉道：「很好。自此以後，這裡起身之事你想著去辦就是了。」包勇連聲答應道：「二爺只管放心，小的斷不敢負此重任，必定竭盡心力，報答老爺同二爺這番知遇的恩典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。你過了明日，就將行李搬到這裡，以便辦事。」包勇答應。

賈璉命周瑞、三兒見過柳太太同大爺，吩咐三兒：「先去河邊找著老劉，問他席棚可曾搭好，說我同柳大爺在棚底下吃晚飯，看個野景兒。你就便到寺裡去對老和尚說，將晚飯送到棚裡去。」命周瑞也同去照應。周瑞、三兒答應出去。賈璉與柳緒說些起身之話，隨站起身來對柳太太說：「要請兄弟同去吃飯，今晚未必回來，不知太太可放心？」柳太太道：「既是二爺在那裡，沒有什麼不放心之理。」柳緒辭過母親，同賈璉走出院去。

賈璉問道：「兄弟，聽見老姑子怎麼樣了？」柳緒道：「聽說昨天晚上見神見鬼鬧了一夜，這會兒不聽見怎麼著。」賈璉道：「咱們走吧，別叫老姑子知道，一會兒拉著胡纏。」柳緒笑道：「很是。」兩個人就向殿後繞出山門，有包勇拉著牲口伺候上馬，包勇騎上那個大騾子，三個人望柳陰深處而去。

不到裡半多路，就是河邊，沙堤上放開牲口，坦坦平平一路順境。正走得高興，不覺已到棚邊。老劉正在結燈掛彩，有好些人手忙腳亂，十分熱鬧。賈璉、柳緒一直騎到棚前下馬，走到棚來，只見地下鋪著棕蓆，上面列著幾扇圍屏，中間長桌上供著關聖帝君、三官大帝、金龍四大王、魯班祖師、賜福財神、后土眾神諸位神道，面前擺著高果高供、金錢紙馬，賈璉瞧著心中歡喜。老劉請二爺同柳大爺到更衣棚裡坐下，比上面更收拾得體面。璉二爺、柳大爺就在棚裡吃晚飯、過夜，老劉備下鼓樂。

次日寅時，賈璉穿著公服，老劉將豬羊牽到河邊宰牲瀝血後，即趕忙前毛供獻，鼓樂齊奏。賈璉拜神上香供獻已畢，親將鐵鍬在河邊鋤了三鋤。老劉領著工人將舊橋基石起了一塊。

棚下焚化金錢紙馬，點放鞭炮，眾人道喜、散福，整熱鬧一夜。

這些話一時也說不完。

賈璉開工造橋之事交過不表。另提那陸賓的主人祝府之事。原來這祝大人名叫祝鳳，字仙羽，係江蘇鎮江府丹徒縣人，由甲辰進士官為兵部侍郎，因往琉球國封王，回來特升禮部尚書。在海船裡受了些風波驚險，因此得病未愈。夫人柏氏，係原任都御史柏堂之女，現任四川安撫使柏齡之姐。夫妻年已半百，並無子女，雖有幾個姪妾，從未生育。太老爺祝簡，原任通政使大堂，早已仙逝。太夫人鬆氏，是浙江錢塘鬆學士之女，現任荊襄節度使鬆柱的姑母。六月十八日是鬆太君的七十大慶。

祝尚書有兩個胞弟。一個名祝筠，字蘭友，行二，是議敘的四品金吾衛。夫人桂氏，係現任兵部郎中桂老爺，名叫桂恕字廉夫之胞妹。桂夫人今年三十六歲，比祝蘭友還大兩歲，生了一子一女。這位公子未生之前，堂柱上長出一個五色靈芝，光彩奪目，桂夫人歡喜，用玉盤寶沙將仙芝種於臥室。臨產之時，祝筠夢中見一位赤腳神仙，送他一塊光彩通明的美玉，說是給夫人吃下必生貴子。祝筠夢中給桂夫人吞下腹去，睡醒時果然生下一子，因取名夢玉，今年一十六歲，生得面如蓮萼，唇似含桃，目如秋水，膚若凝脂，且聰慧多情，襟懷豁達。這位小姐也生得落雁沉魚，羞花閉月，性格溫柔。真個是一對玉人。小姐今年十五，名叫修雲，已同桂廉夫結了親家。三老爺名祝露，字清可，今年二十八歲，由廩膳生納了個員外郎的官誥。夫人石氏是翰林石芬之女，與祝露同庚。現在三老爺患失血症，石夫人身懷六甲。

祝尚書還有一個胞妹秋琴小姐，是祝露之姊，嫁在蘇州吳縣梅家。這梅郎名白，字香月，年少登科。中解元之後，放情詩酒，不願為官，與秋琴十分相得，生了一對雙生女兒；長名海珠，次名掌珠，俱已十五歲了，生得月貌仙姿，窈窕嬌麗。

梅秋琴因他兩個是雙生姐妹，不忍分開受聘，又奉母親鬆太夫人之命，將兩個女兒俱給夢玉為妻。還有一子，名叫梅春，乳名魁兒，貌似潘安，十分聰俊。祝筠因六月十八是老太太七十大慶，趕著春天同妹子說明，就給夢玉完了姻事，使老太太歡喜。夢玉同梅海珠、掌珠三個人夫妻姐妹之樂，比神仙還要受用，這且慢提。

且說祝尚書自從海外封王回來，船中受些驚險，因此得病。

面聖之後升了尚書官爵，勉強支著上朝辦事。一年之後，漸漸沉重起來。新近接著家書，說是清可三弟吐血病重，百醫不效，危在旦夕。祝尚書手足情深，更添病症。柏夫人心中愁急，日夜不安，每晚上焚香對天，保佑夫病痊癒，願以身代。

這夜禱告之後，時已三鼓，朦朧睡去，只見祝尚書身穿朝服，說道：「玉京奉召，難以久留，三十年伉儷暫且長離。」袖中取出大珠一粒，遞與柏夫人道：「這粒珍珠好生收著，將來是我家一個好媳婦，不可當面錯過。」柏夫人接珠在手，正在觀看，忽然走過一個蓬頭赤腳和尚，將那珠子搶在手內轉身就走，柏夫人趕去奪珠，和尚笑道：「我替你供在鐵檻寺中，你自家去取。」說畢，如飛而去。柏夫人正要去追，轉眼不見和尚，只覺得身在舟中，江水滔滔，風狂浪湧，心中正是害怕，不覺那船已灣入小港，岸上柳樹成行，蓼花飛舞，樹林之內隱隱有鐘磬之聲。柏夫人靠著船窗遙望，見那樹林中一個女童兒走上船來，說道：「奉仙姑之命，請夫人相見，要還夫人的珍珠。」柏夫人心中歡喜，笑道：「我為珍珠走到此地，原來在仙姑那裡。」說畢，同著女童上去，走入樹林，看見茅屋數間，竹籬半掩，小橋曲澗，花草紛然。方過小橋，那竹籬中走出一個美人，翩翩然似凌波仙子，對柏夫人笑道：「夫人何以今日才來？我替夫人收著珍珠，藏之久矣，今當奉還。」說畢，就遞了過去。柏夫人接著正要拜謝，聽見尚書叫喚，猛然驚醒，原來是個大夢。心中暗忖，此夢甚是不祥。夫妻年已半百，膝下無兒，安能有媳？珠子、媳婦之說更不可解。那和尚將珠子搶去，說供在鐵檻寺，叫我去取，怎麼又在船裡，又有什麼仙女還我珠子？雖是亂夢顛倒，其中總有什麼緣故。

翻來覆去一夜未曾合眼，想著鐵檻寺有兩年未去燒香，明日是個好日，我去拈香，看這珠子的話是何應驗。早飯後，差陸賓先至寺中知會說明日要去拈香，吩咐芙蓉預備檀香素燭、香金賞封等物。這芙蓉是柏夫人身邊得用的侍兒，年雖十七歲，生得品貌端莊，風姿嬌豔，且又知書識字，手巧心慧。柏夫人愛如珍寶，就將衣服首飾以及銀錢出入皆交他經管，十分重用。

內外人等俱稱為蓉姑娘，就是老爺身邊的幾個姨娘，也跟不上他的權勢。芙蓉奉太太之命，預備明日往鐵檻寺拈香應用物件。

不一會，陸賓上來回話說：「奴才到寺裡對老和尚說，太太明日要來拈香。老和尚連聲念佛，說太太有兩三年未曾到寺，明日正值榮國府賈太太在寺裡做經事，說請太太早些去，同賈府太太相會，逛一天回來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榮府賈太太不知可是元妃娘娘的母親？」陸賓答道：「奴才問過，一點不錯，是元妃娘娘的母親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在京多年總沒有會面，誰知可巧的明日都在寺裡拈香，這也真是個緣分。」芙蓉吩咐收拾大轎、車輛，明日伺候。陸賓答應，出去預備不提。

且說賈璉同柳緒在河邊熱鬧了一早，見寺裡來請，說太太已到，請二爺去拈香。賈璉聽說，同柳緒騎上牲口，加鞭飛馬到鐵檻

寺來。王夫人已經拈過香，同大奶奶眾人在方丈用茶。

賈璉來見請安，眾人問好，王夫人們給他道喜。賈璉稟明太太說：「柳家兄弟要來拜見。」王夫人吩咐請見，對大奶奶們道：「你們不用迴避，孩子家相見何妨。」賈璉出去，同柳緒進來，恭敬拜見，王夫人用手相扶。柳緒拜完後另又請安，依著次序同各位奶奶、姐姐見禮。王夫人將他仔細看了一遍，笑道：

「你們瞧，真個同蓉兒的舅子秦相公一個模樣兒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叫寶兄弟瞧見，又是一個好朋友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寶玉如今只相與和尚道士，誰也不要了。」說的眾人好笑。寶釵回頭見珍珠眼圈兒通紅，那俏眼梢頭含著兩粒明珠，瑩瑩欲墜。

寶釵道：「你又仔細嗎？」珍珠忙陪著笑，將手一搖，趕緊將手巾在眼梢上擦了一擦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兩個又搞什麼鬼？」珍珠道：「我們也說柳大爺像秦相公，一絲一毫也不走了樣兒。那年蓉大奶奶出殯，寶兄弟同他寸步不離，還跟著鳳姐姐在饅頭庵住了兩晚上。這如今……」珍珠才說到這三個字，外面來回說祝太太到了，賈璉、柳緒連忙迴避。王夫人吩咐周瑞的媳婦道：「你們四個人出去接接。」周家的答應，急忙去接。王夫人命珠大奶奶：「帶著妹妹們、巧姑娘就在方丈門口迎接罷。」宮裁答應，領著平兒、寶釵、珍珠、巧姑娘跟著一大群姑娘、媳婦們都在方丈門口等候，瞧見花團錦簇，一群人圍著一位太太緩步而來。老和尚在前引道，眾人看那位太太，約有五十左右年紀，生得幽嫺淡雅，品格端莊，頭上帶著珠冠，身穿一品蟒服，腰垂羊脂玉帶，下係湘妃色顧繡富貴散花裙，下露著二寸紅緞繡官鞋。寶釵們十分稱贊。珍珠瞧見祝太太背後一人，連忙指給寶釵道：「你看那個穿月白繡花襖的，不是麝月兒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正瞧著像他。」平兒道：「不是像，竟是他。」宮裁笑道：「剛才見一個活像秦相公，這會兒又遇著一個活像麝月。咱們今日活該是見鬼的日子。」眾人正在說笑，見祝太太已離門不遠。老和尚笑道：「奶奶，姑娘們都在門口接太太呢。」柏夫人早已看見一堆錦繡站在門口，正不知是誰，這會兒聽見老和尚說，才知道是奶奶、姑娘們，連忙問周瑞的媳婦道：「是那幾位奶奶、姑娘？」周家的答道：「頭裡站的是珠大奶奶，後面是璉二奶奶，旁邊是巧姑娘，左邊那一位是寶二奶奶，這邊站的是珍珠四姑娘。」柏夫人聽得「珍珠」二字，倒大大的嚇了一跳。宮裁們走出門外迎接上來。柏夫人瞧著奶奶、姑娘們，雖俱穿著素服，一個賽一個的美麗，趕忙走上前來，彼此見禮，拉著珍珠道：「這位是珍珠小姐嗎？」周家的答道：「是。」柏夫人點頭稱怪，看他不但丰姿嬌豔，且生得富厚福相，因笑道：「這位小姐真個是個珍珠。」說首，站在門邊彼此謙讓一會。柏夫人笑道：「既是奶奶們過謙，四小姐陪我走罷。」於是，拉著珍珠的手一同在前，大奶奶們跟著進了方丈。

老和尚站在禪房的階前等候，柏夫人將到階，只見竹簾掀起，王夫人迎接出來。柏夫人看見賈太太也有五十來歲年紀，另是一樣富貴大家氣象。王夫人才要走下階，柏夫人趕忙放了珍珠，急迎上去，兩手拉著王夫人說道：「自愧緣慳，未親壺范，今幸得依芳趾，深慰渴懷。」王夫人答道：「久仰壺儀，未由拜見，今瞻慈范，欣慰生平。」兩位太太謙讓一會，進了禪房，彼此見禮。宮裁領著平兒、寶釵、珍珠過來拜見。柏夫人剛要回拜，王夫人趕忙讓住，只得受了兩禮。巧姑娘拜過，兩位太太讓了坐位，眾姐妹依次坐定。周瑞家的領著媳婦、姑娘們給祝太太磕頭，祝府的姑娘、媳婦們也上來請賈太太安。

末了兒，芙蓉過來磕頭。王夫人見他活像麝月，帶著一頭珠翠，身穿月白緞顧繡團花襖，下係著銀紅繡三藍串枝蓮的緞裙，三寸紅緞官鞋。知道是祝太太得用之人，不同眾人一堆兒的磕頭，因此趕忙拉住。芙蓉轉身向各位奶奶、姑娘們行禮。宮裁們見太太待他如此，知道是個有體面的人，奶奶、姑娘們亦俱回禮。

柏夫人趕忙止道：「奶奶、姑娘請起，丫頭們應該磕頭，仔嗎要回禮，過於抬舉他了。」眾人坐定，四個媳婦送上茶來，夫人們用茶已畢。柏夫人問道：「太太人可曾拈香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先已有僭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且去拜佛拈香，再來陪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小妹禮當奉陪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不敢有勞，只請四小姐同去走走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夫人吩咐，竟遵命在此烹茶伺候罷。珍珠，你陪夫人上去拈香。」珍珠答應，同柏夫人走出禪房，王夫人領著宮裁們送至方丈門口，轉回禪房等候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柏夫人同珍珠一路走著，心中驚異，細想前日這夢好生奇怪，那和尚分明說是鐵檻寺中叫我去取，老爺又說是我家媳婦休要錯過，誰知今日果然遇著珍珠。我看他生得很有福相，怎麼後頭又在船裡大江大浪的又遇著一個仙子還我？這個啞謎，真個令人不解。柏夫人思想出神，不覺已到大雄寶殿。老和尚率領眾僧鳴鐘擊鼓。柏夫人站在佛前，芙蓉捧過檀香。柏夫人虔誠三獻，在拜墊上深深下拜，默禱了半日，許下心願，保佑尚書病體痊癒之後，佛前來上長幡。拜畢起來，站在供桌前瞻仰佛像。見佛前供著一個紫檀雕刻三面玻璃的小佛龕子，裡面一尊小佛，異常光亮。柏夫人問老和尚：「這是一尊什麼佛像？」法本道：「這一尊小金佛，是賈太太今日才請來供在這裡的，也是許的什麼心願。」柏夫人點頭看了一會，轉身過去，見旁邊一張桌上供著果品、素菜，中間有個疏頭上寫著「例贈宜人姪媳王氏熙鳳、尤氏二姐之位」。柏夫人看了，命芙蓉取過香來，珍珠趕忙稟阻。柏夫人親自上香，站著拜了兩拜，命芙蓉代為行禮。珍珠回拜，謝過夫人。

老和尚請太太上觀音閣拈香。柏夫人同珍珠走過廊轉上觀音閣，吩咐眾人下去伺候，只留芙蓉在此。眾人答應，同法本都下閣來。柏夫人上了三片檀香，跪在觀音像前，保佑丈夫病體痊癒。祝贊一會，命芙蓉捧過籤筒，柏夫人輕輕搖了幾搖，飛出一簽在地，芙蓉拾起，接去籤筒。珍珠忙攙起夫人。芙蓉見是第八十五籤，向牆上照著，取下籤帖送與太太，柏夫人接在手內，看那籤上寫著「觀音靈籤八十五籤中平」。念那四句籤詩道：

滄海已曾過，春光老去何。

一堆荒草外，回首白雲多。■柏夫人看那解語是「名必成，財未遂，行人滯，病纏綿」。隨將籤帖交給芙蓉，心中十分愁悶。回身又至供桌前，再上了三片檀香，跪下將夫妻年已五十，膝下無兒，前夜夢中之事，今日所見之人，不知將來此人可有緣分，細細默禱一遍，又命芙蓉取過籤筒，搖了幾搖，見那籤中間一枝直跳出來，落在柏夫人面前。芙蓉忙將籤筒接過，候太太拜完，珍珠扶起，芙蓉彎身去拾那籤，滿地不見，又在桌圍底下，蒲團旁沿四處找尋，不見影跡。珍珠也同著找了一會，抬起頭來，笑道：「不用找了，倒在這裡。」走向柏夫人衣襟上取了下來。柏夫人心中大為驚異，又是珍珠取下來的。忙命芙蓉取籤帖來看，是「第八籤大吉」。那籤句是：

今日喜相逢，誰知事尚空。一江風浪外，攜手洞房中。

柏夫人看了詩句，心中又驚又喜。驚的是與夢相合，喜的是果然這人終歸我家。想了一會，隨將衣服裡面佩的一件東西取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老爺海外封王，國王所送之物，是兩粒明珠用金絲結成的雙龍佩。我愛他做的精巧，常佩在身。今送與小姐，帶在身旁猶如我與小姐朝夕相親一樣。」珍珠那裡敢受，再三推讓。柏夫人道：「我有一點心願，小姐且請收下。菲薄之物，何足掛齒。」珍珠聽說，只得勉強接著，就在佛前拜謝，柏夫人趕忙扶住。

芙蓉扶了太太同下閣來，丫頭、媳婦們趕忙過來伺候，老和尚稟請夫人到方丈用齋。柏夫人同珍珠一路問答回來，王夫人接至禪房，依次坐下。姑娘們送茶已畢，珍珠將祝太太所賜之物回明太太，王夫人看了再三稱謝。柏夫人道：「我有一點心願，改日到府再與太太細說。」王夫人點頭答應，吩咐擺面。兩位太太敘說家務，柏夫人問道：「太太有幾位公子、小姐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長子名珠，久已物故。」指著宮裁道：「此即長婦，遺有一孫，已僥倖鄉薦。次子寶玉，中式後托足空門。」指寶釵道：「撇此紅妝，青燈長夜，幸有襁褓兒，聊以自慰。三子名環，頑劣未有室家，現與長孫蘭兒離家就學。

長女即元妃，次為姪女，三女探春，早已出閣，近聞失偶，未知真確。」指著珍珠道：「此女雖非所出，不亞親生，先曾配婿，未期歲而獨處孤幃，此時與未亡人形影相依，暫延朝夕，細思之亦非良策也。」指平兒道：「此係璉姪之婦，與巧孫女同我相依度日。五姪女名惜春，出家做女道士，前歲已返金陵，至今不通音問。男女中比比出家，夫人聞之實可笑也！」柏夫人道：「一人得道，九世皆仙。今公子、小姐坐長富貴之家，能於脫身方外，其骨格非凡，定皆仙品。是皆太太夫人修福積善而來，令人可敬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不知夫人有幾位公子、小姐？」柏夫人歎道：「愚夫婦年已五旬，並無子女，雖有數妾，皆無所出。惟有一姪夢

玉，今年十六，春間已娶婦矣，乃二小叔之子。三房中只共此一點骨血。又居常多病，每日以藥為伴，實非佳況。」王夫人正要再問，周瑞家的稟請用齋。兩位太太見上下擺著兩席，柏夫人道：「何必要擺兩席，一堆兒坐著，又好說話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他們小輩，如何敢與夫人同坐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將來正要親近，怎麼太夫人倒反見外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夫人見愛，你們告個坐罷。」柏夫人止住道：「何必多禮，竟請坐下。」柏夫人坐了客席，王夫人對面，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坐在上面，寶釵、珍珠下面向北坐下。王夫人吩咐：「巧兒不妨同我坐罷。」眾家媳婦們輪流上菜，兩位太太又敘家常。柏夫人指巧姑娘道：「好個姑娘，不知是那一家有福的媳婦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他母親擇婿甚難，未曾受聘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等我想著好親家，必來作伐。」平兒再三稱謝。寶釵、珍珠慇懃讓酒讓菜，王夫人見柏夫人眼圈兒紅了數次，心中明白，笑道：「一半天差寶釵、珍珠到宅裡去給大人請安磕頭，拜在膝下做個女兒，不知夫人要這兩個蠢丫頭不要？」

柏夫人眼圈一紅道：「若蒙太夫人不棄，實所深感。」太太們用齋已畢，散席用茶。柏夫人知璉二爺在此，吩咐請見。不一會，賈璉走進禪房，深深下拜。柏夫人拉住不叫行禮，見賈璉生得飄飄逸逸，十分清秀，說道：「真不愧是朱門公子，將來定為大器。」賈璉唯唯答應，退了出去。柏夫人同宮裁、平兒敘談的十分相契。芙蓉上來回道：「賈太太內外俱有重賞，又賞芙蓉尺頭、荷包。」柏夫人向著王夫人稱謝一番，芙蓉領著姑娘、媳婦們上來謝賞。周瑞媳婦回說，祝府的管家們領著轎夫人等，俱在方丈門外磕頭謝賞。王夫人吩咐：「快些止住，叫別多禮，這算什麼，不過遮遮臊罷。」周家的答應，出去傳話。陸賓領著眾人，向著裡面磕頭，散了出去。芙蓉也將賈府內外大小人等，按著職事輕重厚薄，俱給了賞賜，賈府眾人也來叩謝。

柏夫人對王夫人道：「本該在此侍奉太夫人，盤桓一日，因家老爺病勢甚危放心不下，暫此告別，一半天專誠到府請安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既是大人欠安，不敢強留。改日帶著孩子們親來請安。」柏夫人再三致謝，彼此告辭，拉著珍珠道：「暫別小姐，再圖後會。」珍珠不覺眼圈一紅，恐人瞧見笑話，連忙忍住，勉強笑道：「改日跟著太太來請夫人的安。」柏夫人心中甚覺難捨，拉著手又細看一遍，只得硬著頭皮放開手，走出禪房。王夫人們送出方丈，柏夫人再三力辭。王夫人道：「遵命。」命媳婦、女兒相送，柏夫人不好再卻，辭過王夫人，拉著珍珠、寶釵同二位奶奶、巧姑娘一直往外而來。眾家人俱已伺候齊集，柏夫人到了大殿前，老和尚率領眾僧叩謝太太的香金齋襯。柏夫人道：「等著大人病好，我來還願，再謝你們罷。」說畢，眾家人已將轎子搭在天王殿，柏夫人辭別三位奶奶、姑娘，拉著珍珠直到轎前，說道：「小姐珍重！」只說了這一句，放手走過轎門。珍珠見祝太太眼眶通紅，心中甚覺難捨。陸賓放下轎簾，柏夫人吩咐芙蓉，送小姐同三位奶奶、姑娘進去。

眾家人搭出山門，轎夫們接住上肩，大小家人蜂擁如飛而去。

眾丫頭、媳婦趕忙上車。芙蓉是各自的後擋轎車，還有一個老媽同芙蓉的丫頭美兒等著，眾家人已去，只留一個小子伺候蓉姑娘。

且說芙蓉奉太太之命，轉來送小姐、奶奶、姑娘進去，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三位奶奶同四小姐、巧姑娘我不知在那兒見過，竟很面熟，總想不起來；這寶二奶奶、四小姐兩位更熟的利害，倒像常在一堆兒的一樣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四個人都認得你，你如今不認得咱們，這會兒你得意，那裡還認咱們這些舊朋友呢！」芙蓉笑道：「我今日才見小姐同奶奶們，怎麼倒說我忘了舊友呢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還記得你右脅下有一塊通紅的硃砂記，不知還在不在？」芙蓉聽說，嚇了一跳，問道：

「小姐怎麼知道我身上有這塊硃砂記？」寶釵、平兒笑道：「咱們混猜。」珍珠道：「只怕你也如此。」寶釵搖頭道：

「我老人家是個清淨人兒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未必。」李紈道：

「你們說些什麼啞謎兒？別說芙蓉姐姐不懂，連我也不懂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慢慢再對你說，橫豎總叫你懂。趕忙讓芙蓉姐姐去罷，一會兒趕不上轎子。」芙蓉依依不捨的，只得勉強告辭而去。不知奶奶們到方丈來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